

失語者

潮濕寒冷、煙雨濛濛，是我對淡水的印象。祖母獨居邊坡的老公寓，附近汽修站的烏黑油墨噴濺於年久失修的大樓牆面，與霉氣共織成點點斑駁的歲月。

一年中父母總會帶我去探望祖母幾次。祖母是藏身於裱框油畫的人物，生活全被牢刻在小套房中，從未有過戶外的景色。她不與我們外出用食，更無意與任何人同住。多年來，蟄居於只有一扇對外窗的狹長空間，倚窗與光影對坐，綴以收音機的賣藥廣播，靜默地如同一隻忘記如何歌唱的金絲雀。

祖母總是在我們到訪時，閃現短暫的笑容，字句同珍珠般自她嘴裡吐出，散落一地，卻未能串成精美的項鍊。她的話並不多，僅能說出些不連貫的句子，多數時間空氣中圍繞著父親的聲音，像空谷的回聲。剛見面時，祖母會示意我站在鴿灰牆壁前，用奇異筆標記我的身高。每畫完一橫，代表一年光陰已逝。

年幼的我未諳人情，總覺得祖母家過於狹仄，缺乏電視的聲光刺激，又瀰漫陣陣苦澀的藥品氣味。潔白的床橫亙於七坪空間，儼然更像病院。屢次拜訪祖母家，我總是如定時鬧鐘般，沒幾小時就吵著爸媽要離開。祖母見著我鬧彘扭的樣子，用長滿老人斑的手顫顫從櫥櫃拿出零嘴，給我帶在車上吃，隨後便以手勢揮別，示意父母親帶我返家。

霉斑一路從畫框外，長到畫框內，爬滿祖母的身軀。對祖母的印象，一直停留於她囁嚅無語的片段，零碎而缺乏整體，薄透虛渺如海市蜃樓。與她的緣分並不深，記憶也隨成長而凋敝。某天父親回家後，我看見一向愛好乾淨的父親，鏡片上多出了斑斑水漬，是濕了又乾的痕跡，鏡片底下則是父親略為紅腫的眼睛。這時他才告訴我們，祖母已經遠離一切病痛與磨難，遠行至新的國度。

祖母過世時，家祭只有八個人參加，我們家就佔了四個。沒有鋪張揚厲的排場，沒有呼天喊地的孝女白琴，沒有高聳入雲的罐頭塔，沒有家族全員出動的輪流守喪。我望著其他四張陌生的臉容，試圖搜尋腦海中與他們相關的線索，卻如大海撈針一無所獲。父親說：「說姑姑好」，我便鸚鵡般模仿叫著，一旁還有堂哥、堂姊、姑丈。祖母的遺照在素雅的會場中更顯蒼白，相框中的那張臉，與眼前稱作姑姑的人，有幾許相似。

悼念的煙霧自手中香炷緩緩升起，我透過層層煙霧望著堂哥、堂姊的臉

龐，彷彿看見幾煦陽光，他們的面容乾淨地沒有一絲淚痕，顯得格外神清氣爽。

家祭在一陣肅穆中結束，祖母的骨灰存放在北海福座，由寶塔獨自守著生前的孤寂與蒼涼。離開的路上煙雨霏霏，父親的車沿著迴旋山路下坡，我腦中的思緒也陷入漩渦之中。不斷思索著，祖父為何不見蹤影，姑姑為何現在才回來，叔叔人呢？這場家祭看似五臟俱全，端莊肅穆，卻少了些緊密依偎的情感，徒具冷冽而游移的空氣，稍微用力一揮，便全部散去。

家祭後，我們與多年未見的姑姑一同聚餐，聚會時不免俗聊到孩子的學習與成長。母親將我在高中取得多益金色證書的事拿來說嘴。我以為久居國外，英文理當純熟，雙語環境下，英文應同母語一樣流利，不料姑姑卻說：「在台灣能把英文學好很棒，我們還在找英文跟中文家教」。原來，巴西主要使用的語言是葡萄牙文，不常使用的英文仍需額外學習，更遑論幾乎棄置的中文。聚餐時，堂哥與堂姊用外文談論話題，彷彿周遭被一圈泡沫圍住，將我們推拒在外。

我靜靜地觀察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家庭，距離僅半張圓桌，其實是半個地球。心中暗自佩服父母能與姑姑滔滔不絕話家常，中間消失的十多年彷彿未造成任何隔閡。然而，日子裡遺落的片段，終究如同從錄音帶中胡亂抽出的膠捲，難以重整與復原。

家祭翌日送機前，全家與姑姑在底片留下光影痕跡。我笑的彘扭，嘴角被地心引力向下拉垂，雙手纏曲盤在身後，動作拘謹如拍證件照。堂哥、堂姊則順勢擺出兩個大大的勝利手勢，朝向天際，臉上露出潔白無比的笑容，那道天光明亮而刺眼。剎那間，我覺得他們是不同國度的人。

數十年間斷軌的記憶，重新回到軌道。抵家，父親說堂哥、堂姊長大後外表成熟許多。他翻出積滿灰塵的舊相簿，幾張童稚的合照。彼時我們仍處垂髫之年，坐在父親及姑丈的懷中，顯得特別幼小。孩童肥嫩的臉頰，笑起來眯成窄縫的雙眼，如同新月般，而上方寬大飽滿的額頭特別搶眼。我指著幼年因頭髮稀少而顯得光亮的額頭，略帶嘲諷地跟父親說：「我們幾個的額頭都好禿，跟你一樣」。

篤厚的父親露出淺淺一笑，他說，額頭是我們家的招牌，祖父也有一個高寬的額頭，這樣的面相代表天庭飽滿，是蘊含智慧的相貌，我應感到高興才是。

如今肥嫩的臉頰早已消瘦，不再如孩提時膨風。旦夕推移之快，髮際線如遭侵蝕而退後的海岸線，成為困擾著我的難題。只能暫想辦法，用整齊的瀏海將其蓋住。我憶起那天，在臉書上看見堂姊也剪了俏麗的鮑伯頭，配上斜分的短瀏海，讓額頭少些出門見光的機會。我知道，藏在瀏海底下的秘密。

為了縮短一個半球的距離，互相聯繫感情，父母叮囑我們互相留下臉書帳號，像初次見面的人交換名片那樣。亮晃晃的屏幕，透過光纖排列像素，偶爾提醒著我，在地球的彼端尚有親人。穿過海洋的鬱藍、越過高山的險阻，血脈之河正緩緩流淌於陌生而未知的國度。

堂哥、堂姊的臉書動態總是魚鉤般釣起心中某些自卑而微弱的情緒，也總是在我平靜無波的思緒中，掀起許多待解的漣漪。臉書動態上滿滿的英文、葡文字句，要使用谷歌翻譯才勉強看懂。親緣關係要以翻譯作為媒介，而即便知曉大意了，那種無比疏離的感覺，是否真的能稱為家人？文化跟語言的隔閡，正在割斷血脈間的綿延。隨著時間，亦隨著祖母的離世，越割越短。

疏離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沿著血脈之源溯流，興許可以找到其乾涸的源頭。

一通陌生口音電話，在我的記憶中穿針引線。電話那頭錯置的音調與特殊語言，如缺片拼圖，東拼西湊仍未俱完整。如果不把中文字慢速拆成單音來聽，很容易誤以為是對岸打來的詐騙電話。我總是一知半解，對電話裡的聲音啞啞敷衍回答，直到聽見類似呼喊自己姓名的詞彙，才解開謎團。原來，不是詐騙電話，是遠從巴西打來的祖父。

每隔幾年就會接到一通這樣的電話，多聽幾次，大致也能從中掌握話語的輪廓。「你幾歲了？有沒有認真讀書？爸爸在家嗎？」這些聲音如同一捲錄音帶，一段時間就會被拿出來播放。面對那通含糊不清的電話，我勉強用意識擠出陌生的語彙：「爺爺」，那個幾乎快被我置於冷門辭庫的語彙。

「你幾歲了？」是他慣用的開場白，像在路上搭訕陌生孩子般，一種試圖親切的語氣。祖父從不記得我與妹妹的年紀，在他的印象，我們永遠定格於求學階段，所以才會年復一年問著同樣問題，詢問我們在學校有沒有好好讀書。

父親總是要我不要向祖父透露現居地址，母親也總是一臉慌張詢問我，祖父有沒有說些什麼，任何關乎家裡的事，都要裝傻不要回答。小時候我通常會找藉口，跟他說我年紀小，不記得家裡住址，然而隨著年歲日益增長，如今早已不能以此作為藉口，只能另尋解套。

然而，這個問題並沒有困擾我太久，近幾年未曾再接過他電話，只依稀記得最後一次接到時，我如法炮製，成功搪塞，繼續守口如瓶。新的藉口還沒想好，然而好像也不需要了。換算一下祖父的年紀，今年應該九十八歲了，不知道是我們漏接了電話，還是再也接不到電話。

祖父有自己的語言，獨特的蘇州方言。國民政府來台其間，他與祖母共結連理。父親至今講話中仍帶有些許蘇州影子，也許是受到祖父的影響。被傾軋過後的枕木，總會留下痕跡，語言自始自終都保存著血脈延續的蹤影。

親人如蒲公英般被吹向世界各地，定居於不同文化的沃壤，在地生根習得不同語言，重新長出根莖與嫩芽。相距之遙不僅是南北半球的距離，更是五十年來的歲月鴻溝，一切都其來有自。

祖父年輕時賭博散盡家財，為了逃避債務，只好與友人躲到其他國家，在新的國度建立家庭。姑姑與叔叔也在長大後離開台灣，到他國做生意，落地生根後，便永遠離開了母株。好賭的祖父年輕時便經常帶朋友到家中賭博，移居巴西後，同住該國的叔叔也經常有人上門討債。父親為了保全現在的家庭，才選擇以長年的隱瞞換取現世的安穩。

祖母離世之後，維繫家族最後的一根絲線，也隨之應聲斷裂。源頭已盡，延續血脈的河逐漸乾枯，兩旁草木枯萎，一片寂寥。能活下去的，都已經遷移外地。數日前，父親收到姑姑的電子郵件，信中訴說著堂姊即將結婚的消息，她說我們不用再給禮金，因為現在包了，未來可能也不會回包了。原來，當禮金、奠儀不再被需要時，也是親緣被切斷的開始。

華人傳統文化中所信守的血緣、家族符號，於我而言，如今更難以被清楚辨識。有些家族可以如同春風吹又生，團結捍衛著彼此。有些家族，卻隨著大風起兮，而四方遠揚。家族於我而言，除了姓氏的標記，大概就是臉書上幾個被譯成英文的姓名，幾通鄉音濃重的電話。

每逢過年圍爐之際，萬般燈火點亮的除夕夜中，總會特別想起祖母的身影。長年被憂鬱籠罩，使她把所有光線拒於門外，獨自啜飲黑暗。對祖母而言，「團圓」大概就是家族四散，足以形成一個圍繞地球的圓。

偶爾還是會在臉書上見著那些陌生的臉孔、文化迥異的生活習慣，好幾次猶豫是否應該取消好友，但掛在英文名字後面的姓氏，卻提醒了我要手下留情。看著他們在國外悠遊自在、雲遊四海的照片，不只一次想傳訊息問，你們還記得我是誰嗎？卻不知道該用英文還是中文發問。我知道，訊息一旦傳出

後，可能會像落入懸崖的碎石，僅留下「已讀」的微弱迴響。

時至今日，我已步入社會數年。屢次聽見身邊為人母的同事，討論著要將孩子送去雙語幼兒園，或用英文名字稱呼自己的小孩時，我總會想起賈樟柯的《山河故人》。資本家張晉生替兒子取名張到樂(Dollar)，到樂從小被父親送到國外求學。成人後，他遺忘了母親的名字，遺忘了自己的母語，甚至重新開始上中文課。當他說著一口流利中腔英語時，與家鄉、家族、母親的臍帶，也被應聲割斷了。失語的人，其實也是失根。

想起祖母生前的失語，含混不清的內容中，是否亦蘊含對此生無限的惆悵、無處發聲的辛酸，所以才選擇把話藏在心裡，將餘生閉鎖在那幅缺乏明亮色彩的畫框中。在那段無法交談、無人知曉的日子裡，昔日人們信守的情感、一世的血親牽掛、煩惱與無明，早已隨之噤聲消散。